

丰子恺

1898-1975



★ ★ ★ ★
中外名人传记丛书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中外名人传记丛书

丰子恺

梁 晴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丰子恺/梁晴著. -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1999. 8
(中外名人传记丛书; 7/李荣德主编)

ISBN 7-5399-1316-9

I. 丰… II. 梁… III. 丰子恺 - 生平事迹
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15804 号

书 名	丰子恺
作 者	梁 晴
责 编	王昕宁
校 对	黄 凡
监 制	胡小河
出版发行	江苏文艺出版社
印 刷	江苏新华印刷厂
经 销	江苏省新华书店
开 本	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6
插 页	2
字 数	10 万
版 次	1999 年 8 月 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8,300 册
标准书号	ISBN 7-5399-1316-9/I·1224
定 价	6.8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中外名人传记丛书编委会

顾 问 王 珉

主 任 周德藩 王建邦 王臻中

副 主 任 袁云亭 成尚荣 杨九俊 陆志平

殷天然 尤学贵

执行主编 成尚荣 李荣德 朱家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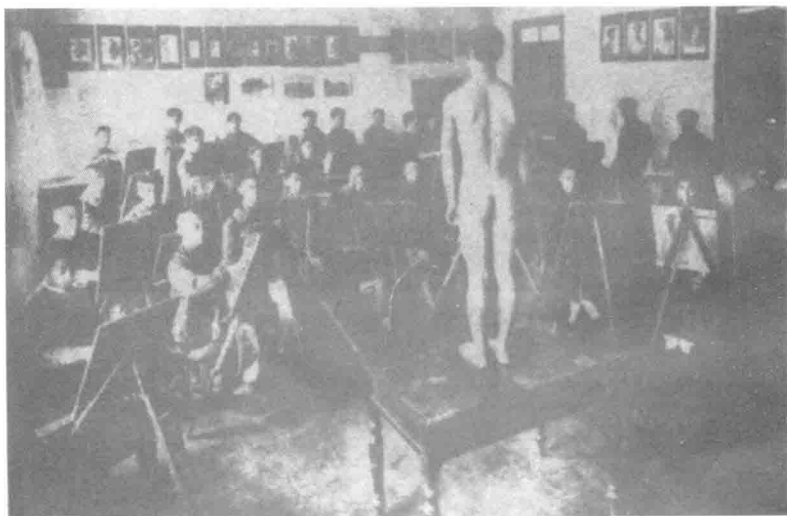
策 划 虞善国 周鸿铸



1918 年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丰子恺。



在浙江省石门镇，戴墨镜者为丰子恺。



李叔同（后排右二站立者）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给学生上人体写生课。

我以为人的生活，可以分作三层：一是物质生活，二是精神生活，三是灵魂生活。我脚力小，不能追随弘一法师上三层楼，现在还停留在二层楼上。

——丰子恺

目 录

- 1 石门湾
- 9 杭州城里的师范生
- 15 恩师
- 23 “游学”东京
- 31 山水间
- 40 子恺漫画
- 53 孩子们
- 70 人生三层楼

- 83 缘缘堂
- 97 离乱
- 118 重返江南
- 134 日月楼
- 153 归去
- 164 附:丰子恺生平大事年表
- 179 后记

石门湾

著名的京杭大运河抵达浙江北部大平原的时候，很优美地划了一个弧。在这个弧上，泊了很多朱漆栏杆、玻璃格窗的客船。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码头，就叫石门湾。

石门湾位于杭州和嘉兴之间，虽然它离沪杭铁路只有三十里路，石门湾的人出门，还是只愿意乘船——乘船比乘火车要有趣味得多！

出生于石门湾的丰子恺最喜欢乘船去作短途旅行。因为开船的时间完全可以由自己定，行李也不用捆扎，船舱里有桌有榻，布置好就是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。最称心的是可以随意停靠沿途的任何一个码头，上岸去买些鲜菱熟藕、冬笋茭白，还可以烫两碗花雕，在凉棚下浅斟细酌。

石门湾的人出门皆乘船，肩不用挑手不用提，连脚也很少受劳顿之累，所以这里成了著名的安乐之乡。这里水网密布，风调雨顺，气候似乎也比别的地方宜人，自然之美，俯

拾皆是。因为蚕桑业的发达,石门湾的人家,一般都盖得起丝绵棉被,丝绵棉袄每人都有一两件,丝绸也成了非常普通的衣料。

丰子恺父祖三代都生聚在这得天独厚的石门湾。祖上留下来一座名叫“丰同裕”的染坊,世代经营,维持小康。丰子恺的祖父去世很早,祖母性格旷达,喜欢读旧体小说,还喜欢看戏,但是她为人也十分好强,一心一意要让丰子恺的父亲中举。中了举人,祖坟上可以立旗杆,不但满门体面,连祖宗也荣光。

祖母对人说:“坟上不立旗杆,我是不去的。”

丰子恺父亲内心里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。他从二十多岁起开始考举人,三年一次,连续三次,直到三十六岁那年,才算考中了。

那一年丰子恺四岁,由奶妈抱着,挤在人丛里看戴了红缨帽的父亲三跪九叩接诰封。祖母已经年老卧床,扶病起来主持开贺,家里拆了灶头搭喜棚,接连三天大宴宾客。祖母经过这番兴奋,病势日渐沉重,父亲抢在祖母弥留之际立好了祖坟上的旗杆。

祖母于是含笑而逝。

不巧的是,丰子恺父亲中的正好是清朝光绪年间最后一科的举人,中举以后科举即废,丰子恺的父亲便永远地失去了赴京会试的机会,也再无可能中进士做官。失意的他只好留在家乡,设塾授徒,平凡地度过余生。教私塾所得的束脩是很微薄的,而染坊的收入也有限,生活十分清贫而寂寥,心情自然也就很抑郁。

丰子恺出生于1898年11月9日。六岁那年,他到父

亲的私塾去读书。九岁的时候,父亲患肺病去世,他只好转入于云芝的私塾继续求学,后来这间私塾改名为“溪西两等小学堂”,复又更名为“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”。1914年,丰子恺以第一名的成绩从该校毕业。

丰子恺父亲去世的时候,只给妻子和六个孩子留下数亩薄田和一间染坊。丰子恺的母亲肩负家庭内外的一切责任,有时候要同时应对工人、店伙、亲戚、邻人四拨人的纠缠,她仍然不放松对丰子恺的严教,督促他认真读书,正直做人。对于丰子恺而言,她不但是他的慈母,也是他的严父。

即使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,丰子恺活泼顽皮的天性也没有受到任何压抑。

每年的暮春,是幼年丰子恺最快乐的时候。那时候,家里三开间的厅堂全部腾空,铺了席子养蚕,家人出入和饲蚕桑叶,都要从悬空搭架的跳板上走。丰子恺每每从桑田里吃饱了桑葚,就以在跳板上嬉戏为乐,那些跳板搭得低低的,纵横交错宛如棋盘,走起来非常有趣。有时候失足翻落在地铺上,压死许多蚕宝宝,大人们又笑又骂,也使他感到有趣。

家里采茧做丝的时候,每天都可以吃到大量的枇杷和软糕,这也使丰子恺满心欢喜。

在丰子恺的童年小伙伴中,对他影响最大的,要数隔壁豆腐店家的王囡囡。

王囡囡比丰子恺年纪稍大,比他有力气,也比他生活知识丰富,两个人整日在一块儿玩耍。王囡囡待他犹似兄长般照顾。他曾从米桶里捉了很多米虫,带上钓竿,到桥头去

教丰子恺钓鱼，丰子恺钓到了十几条白条鱼，每一条都是王囡囡帮他拉钓竿。

丰子恺后来很喜欢钓鱼，成年后虽然不钓鱼了，但读到“独钓寒江雪”、“渔樵度此身”的诗句，都会从中品出比别人更多的韵味。何况，他听说王囡囡所以对他百般照顾，是因为他家患难时，曾得过丰子恺父亲的帮助，王囡囡全家因此感恩。这种世俗民间的知情重义，也使丰子恺成年后一旦忆起，就感慨很深。

丰子恺父亲在世的时候，每逢春秋佳日，必邀亲友相聚，饮酒取乐，以忘记失去仕途的苦闷。他们饮酒的时候，常常玩一种掷骰子的游戏。三颗骰子，每颗都用白纸糊住六面，上面写字。第一颗上写人物，如公子、老僧、少妇、屠沽、妓女、乞儿；第二颗上写地方，如章台、方丈、闺阁、市井、花街、古墓；第三颗写动作，如走马、参禅、刺绣、挥拳、卖俏、酣眠。然后将骰子放在一只碗里大家掷，根据掷出来的文句行酒令。

如果手运奇好，掷出来的是原句，如“公子章台走马”、“老僧方丈参禅”、“少妇闺阁刺绣”等等，大家会一致喝彩，为他满饮一杯。如果掷出来的虽非原句，情理上尚可说得过去，比如“老僧古墓挥拳”、“公子闺阁酣眠”，前者可理解为老僧喜欢武功，后者可以假设公子是在他妻子的房间睡觉，那么免饮也就罢了。如果骰子掷出胡言乱语，比如“老僧闺阁酣眠”、“乞儿方丈走马”、“屠沽花街卖俏”之类，则满座大笑，抨击讥议，大罚掷者其酒。这样的游戏，便成为佐酒的最好佳肴。

丰子恺和家里的小孩子们也仿照大人做了三颗骰子掷

了取乐。一颗上写：爸爸、妈妈、哥哥、姐姐、弟弟、妹妹；一颗上写：在床上、在厕所、在街上、在船里、在学校、在火车里；一颗上写：吃饭、睡觉、唱歌、跳绳、大便、踢球。有时候，骰子掷出了“爸爸在床上大便”、“妈妈在火车里跳绳”、“姐姐在厕所踢球”，大家便笑得前仰后合。这种游戏比打扑克有趣味得多，对丰子恺等孩子掌握中国语言文字的积极性也产生了极好的推动力。

丰子恺十三四岁的时候，他就读的西溪小学堂办在西竺庵的祖师殿里，每天上学放学都要出入山门，经过大殿，所以与和尚们天天见面。这个庙有个规矩，老和尚收徒弟，先进山门为大。有个叫菊林的小和尚只有六岁，因他先进山门，后来收的十三四岁的本诚就要称他“师父”。这些小和尚都是贫苦人家卖到庙里来的，三块钱一岁，所以菊林只能卖十八元。菊林年幼，全靠徒弟照管他的生活，经常听到本诚喊：“阿拉师父跌了一交！”他就把菊林抱起来。又听到本诚喊：“阿拉师父撒尿出了！”他便拿来裤子替他换。菊林有时候像只小猫一样伏在蒲团上，本诚便说：“阿拉师父困着了。”他便抱他到楼上去睡。

庙里常常有各种名目的拜忏活动，当地信佛的阔太太们很高兴地来参加，借佛游乐。她们在庙里吃完素斋，往往在碗底放几个铜钱，算是给小和尚们的小费。菊林逢到这一天总是最出风头，他面孔团团的，向太太们合掌拜揖时，声音喃喃呐呐，非常惹太太们怜爱，她们便竞相给他糖果和铜板角子。菊林心地很好，每次拜忏的收入都交给老和尚，糖果他和徒弟分着吃。

丰子恺通过他童年的眼睛观察到的生活画面，就是这

样的别具风味而又饶有情趣，这种能把瞬间感受一下子抓住，在脑海里提炼为永久画幅的能力，几乎是非凡的。这种感受生活的能力，无疑为他日后成为开中国漫画之先河的大师，奠定了雄厚的基础。

丰子恺对作画的爱好，似乎也是与生俱来的。还在读私塾的时候，他就对《千家诗》上印制的那些木板画爱不释手。有一幅题为“云淡风轻近午天”的画，画着一只大象和一个人在耕田，是二十四孝中的大舜耕田图。丰子恺觉得画比文字更有趣，只是单色不够好看，他便从家里的染坊讨了颜料来，为画着色。涂了一只红象、一个蓝人、一片紫地，自己非常得意。不料书的纸太薄，颜料渗透下去，下面七八页上，都有一只红象、一个蓝人、一片紫地。闯了这样的祸，丰子恺差点被父亲痛打一顿。

然而丰子恺画画的兴趣一发而不可收了。他把颜料藏起来，每天趁父亲不在的时候，躲在扶梯底下凑着一盏油灯作画。这次他用不易渗透的煤头纸，而且不是替别人的画着色，是自己创作。他画一个红人，一只蓝狗，一间紫房子，偷偷拿给母亲和姐姐们看，她们都夸好。

后来丰子恺发明了撕习字簿上的纸下来，蒙在人物谱上描印人物像。他的描人物像的技术越来越高明，着色也不再是单调的红、蓝、紫，他已经会用这三种染料色配出许多的间色来。他的父亲去世的时候，并不知道丰子恺已经把一本人物谱统统印全。同学们看到这些画不但逼真，而且有许多复杂华丽的色彩，都向他讨画，拿去贴在灶间，当作灶君菩萨，或者贴在床头当年画欣赏。

当时的私塾教育是不允许小孩玩画画的，认为那是

务正业。所以作画的和讨画的，都只能暗中进行。有时候先生被人拖出去吃茶，丰子恺就搬出画具，先一幅一幅地印，再一幅一幅地涂颜料，同学们便依次认定自己想要的画。作为报酬，同学们会赠送些石门湾孩子喜欢的玩意儿给他，比如一对金铃子、一只用老菱壳做成的陀螺、一枚铜钱等等。

有一次两个同学为交换一幅画意见冲突，打起架来，先生审问原因，知道罪魁为丰子恺，便搜查他的抽屉，结果一大堆“罪证”被搜查出来。丰子恺以为手心一定要挨戒尺了，不料先生拿了画谱坐到自己座位上，一张一张地欣赏起来。

丰子恺竟然没有挨打。

第二天一到私塾，先生就翻出画谱中的孔子像，问丰子恺：“你能照这个样子画一个大的么？”丰子恺其实只能印而不会画，但被先生的威严一吓，支支吾吾地答了一声“能”。先生便买了一张大大的纸，交给丰子恺，交待他：“也要着色彩的。”

同学们不但惊奇，而且羡慕先生对丰子恺的另眼相看。丰子恺却一肚子心事，不知道如何完成这个任务。

还是大姐教了丰子恺一个好办法。她先让丰子恺画一张方格子纸，衬在孔子画谱底下，让孔子像套在朦胧的经纬中。然后她又用缝纫用的粉线袋在大纸上弹下相同的格子，让丰子恺用她画眉毛的焦柳枝依格子放大，居然就把放大的孔子像底稿画成了。

丰子恺一鼓作气用毛笔勾出线条，又用大盆子调了大量的颜料，终于画出了一幅鲜明华丽又伟大的孔子像。这

幅画交给先生以后，第二天就贴在了私塾堂名匾下的板壁上，学生每天早上到塾，要两手捧着书包向它拜一下；晚上放学，再向它拜一下，丰子恺也不例外，心情却是不一样的。

自从丰子恺的“大作”在塾中的堂前“发表”，他便成了石门湾赫赫有名的“画家”。他后来也为乡亲们放大相片肖像。有一个老妈子没有照片，丰子恺只好把样本中的一幅老妈子照片改一改，又为她涂上漂亮的淡妆，“穿”上镶花边的美丽衣服，还给她“戴”上一副珠耳环。老妈子看见那副金黄色的珠耳环，心花怒放，即使画像不完全像，她也直说“像”了！